

● 作者/Bradley Podliska, Karin Hecox and Oliver Sagun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丁勇仁

探討德軍何以反制 諾曼第登陸未果

Behind Enemy Plans: A Process-Tracing Analysis of Germany's Operational Approach to a Western Invasion

取材/2021年第一季美國聯合部隊季刊(*Joint Force Quarterly*, 1st Quarter/2021)

從圈形驗證法檢視德國在諾曼第登陸的失敗，顯示並非出自於惡運或盟軍強大戰力，而是由於少數幹部未能貫徹作戰計畫所致。

任何計畫都活不過與敵人接觸那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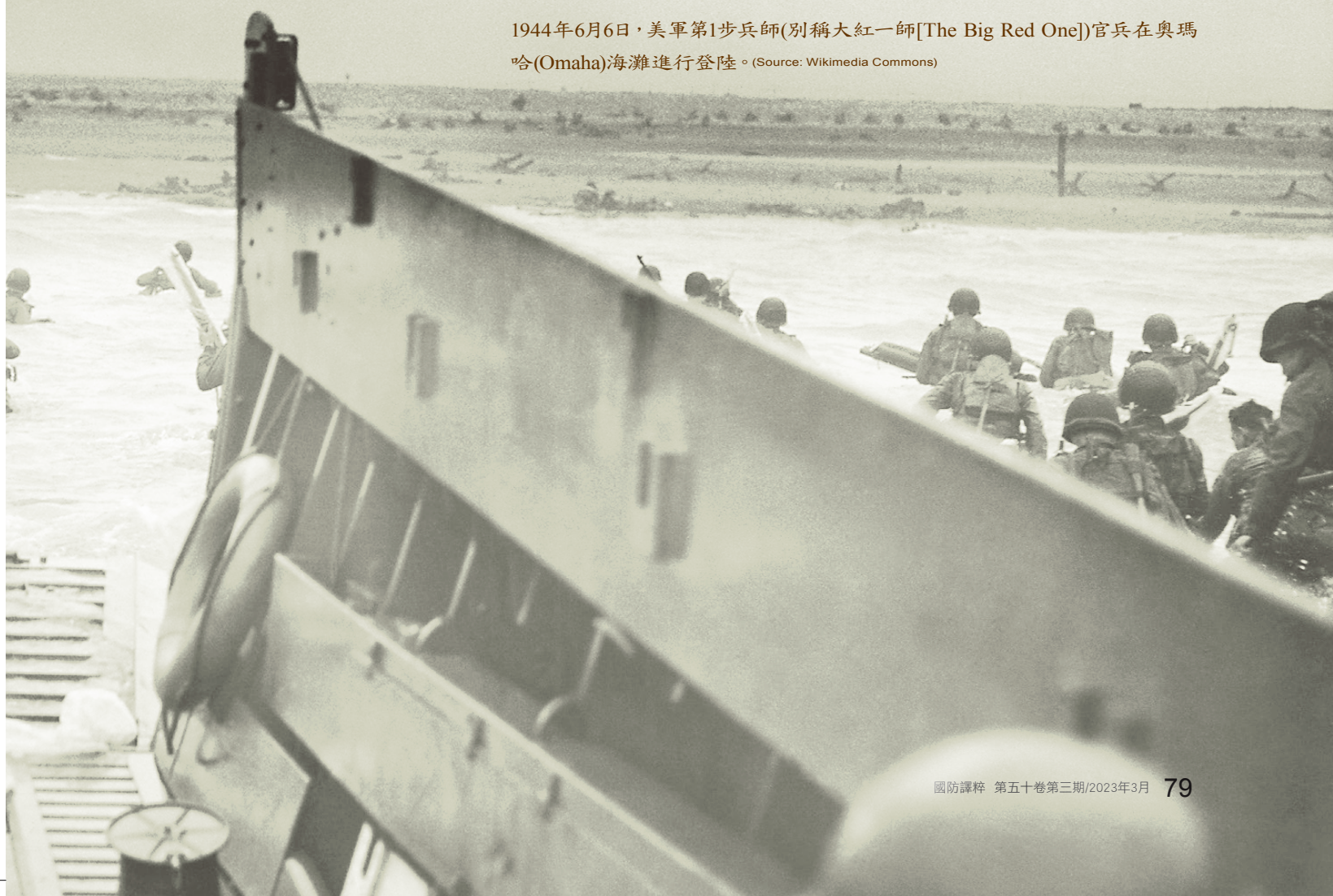
——老毛奇伯爵元帥

老毛奇發表這句名言的64年後，兩位德國中層指揮官，在面對1944年6月初改變歷史走向的無比艱難任務中，未能成功履行其職責。運用結構式定性分析檢視直到「D日」之前所有事件德國所採取的戰略和作戰行動，這個失敗可以歸咎於德國西線海軍集團司令克蘭奇(Theodor Krancke)上將和德國空軍第3航空艦隊司令史佩勒(Hugo Sperrle)元帥。內鬥、權限衝突及缺乏作戰能力等因素，明顯阻礙了德國在諾曼第海岸作

戰行動的指揮管制。德軍確實已經制定一套計畫，只不過克蘭奇和史佩勒被證明是其中的脆弱環節：兩人在面對盟軍西線戰場的入侵行動時，完全未能發揮功用。

這個失敗和「D日」的傳奇故事完全相反。盟軍方面認為，是其藉由壓倒性兵力和無比的勇氣，藉由聰慧的突擊計畫方能贏得這最長一日的戰役。如這方面的故事所言，盟軍入侵行動如此卓越和英勇，德軍再怎麼做也無濟於事；正義的一

1944年6月6日，美軍第1步兵師(別稱大紅一師[The Big Red One])官兵在奧瑪哈(Omaha)海灘進行登陸。(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1944年6月6日「D日」，美海岸防衛隊登陸艇上的部隊及操作官兵執行諾曼第登陸任務。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USCG Collection)

方終究會贏得勝利。¹ 不過至少從表面上看，這個故事未能跳脫某些顯著的事實。希特勒對所有戰術行動未充分授權，又在6月6日當天太晚起床，使盟軍獲得全面的優勢。² 派系內鬥及爭奪權力，尤其是德軍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Gerd von Rundstedt)元帥與B集團軍司令隆美

爾(Erwin Rommel)兩人的對立，才是造成德軍在諾曼第慘敗的原因。³

更具體地說，這個研究結果仍然問題重重，因為其未能解答幾個基本問題：德軍當時真有一套擊退盟軍在西線入侵的計畫嗎？若真有，希特勒及其所屬指揮官是否遵循這項計畫？

簡單的說，是誰造成「D日」的慘敗？這些問題與盟軍的計畫和行動無關，且影響直到盟軍入侵行動當天及之前的所有事件。

藉由排列德軍各項計畫為組合要件，以建立認知圖解或作戰方法，歷史學家或能更深入瞭解德軍戰敗的原委。⁴ 作戰方

法為「針對任務、作戰構想、特定任務及完成該項任務所須採取行動的全般性說明」。⁵ 具體而言，其為希特勒與其將領們如何設法擊退盟軍西線入侵的計畫。從事後角度建構德軍作戰方法，也有助於未來聯合作戰計畫人員更深入瞭解指揮官在執行作戰計畫時之角色及所負職責。⁶

德軍作戰計畫可運用程序追蹤(Process-Tracing)(一種用於實施個案內分析的常見定性方法)加以分析。此種方法在於評估因果關係，並以前後順序的方式說明某個現象(就此一個案而言，德軍如何防守其西線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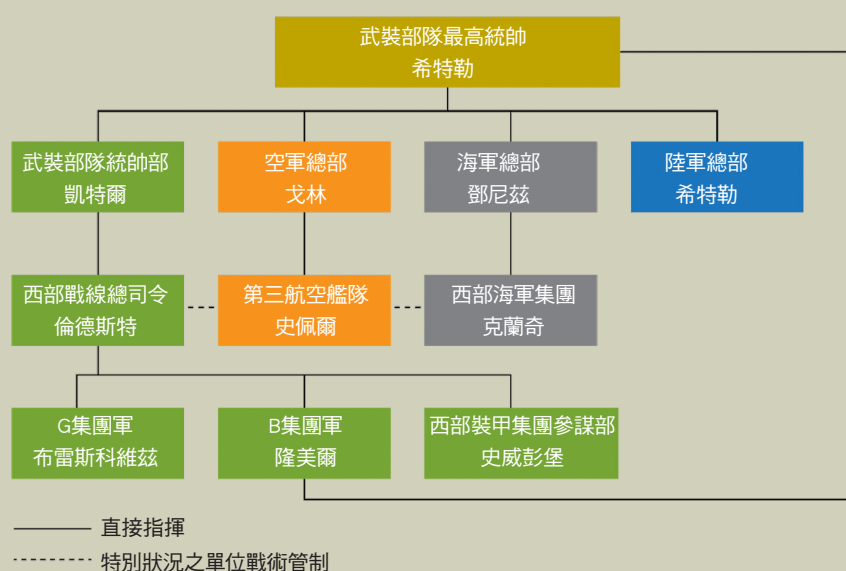
場)。⁷ 此種程序追蹤測試之一是圈形驗證(Hoop Test)。在圈形驗證中，某項事實必須能「跳出圈外」才能視為確有其事。在此個案，這個圈就是針對某個德軍領導人或將領所用作戰設計的一部分(見圖1)。換言之，假如某個指揮官真的完全按照原先計畫作為所律定的責任執行，那就不該被列為「D日」作戰失敗的戰犯。⁸

德軍戰爭戰略

瞭解德國戰爭戰略、作戰環境及其自身之問題，對於形塑希特勒及其指揮官在圈形驗證中的背景條件十分重要。⁹ 執

迷於其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一書所述向東擴張生存空間目標的希特勒，首先以入侵波蘭鞏固其東側翼，接著征服西歐，隨後發起征蘇戰役。¹⁰ 當入侵蘇聯的行動受阻，到了1942年秋季，德國已將戰略轉向以全球戰爭為重點，而非戰區級戰爭。數項新因素開始產生作用：首先，希特勒已認清東線戰場已陷入泥淖。第二，盟軍在北非開闢第二戰場。第三，德國已經達到人力供應的頂點(戰損已無法實施補充)。¹¹ 到1943年夏季時，德國情勢已是江河日下。北非突尼西亞失守。鄧尼茲(Karl Doenitz)海軍元帥的大西洋潛艇戰役失敗，且德軍阻止蘇軍挺進的行動亦告失敗。不僅如此，盟軍入侵義大利並開始對德國全境展開毫不留情的空中轟炸行動。¹² 到了同年秋天，面對人力與資源日漸稀少的窘境，德國武裝部隊統帥部(OKW)甚至下達指示，要求所有兵力調整都必須事先核准。¹³

圖1-德國指揮鏈



1944年的作戰環境

為了保衛綿延1,000哩的「大西洋長城」(Atlantic Wall)，德軍



1944年6月6日，部隊從奧瑪哈灘頭外的LCVP登陸艇搶灘。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US Army Signal Corps Collection)

依據可用兵力、敵軍威脅及地形以評估海岸環境防禦作為。經過與德國海軍討論後，西部戰線總司令開始評估各段海岸對部隊登陸的合適性，並據以部署各項防禦阻絕。¹⁴ 德國武裝部隊統帥部和西部戰線總司令都預期盟軍會在港口登陸。¹⁵ 德國海軍總部(Oberkommando

der Marine, OKM)表示，盟軍會在高潮時發動攻擊。¹⁶ 德軍預判可以運用鐵路快速向盟軍入侵地區調動與補充兵力。¹⁷

界定問題

德國在1944年所遭遇的問題，是如何在多條戰線上擊敗敵軍。面對來自西線的入侵，德

軍所判斷盟軍投入的兵力有10個師到70個師的落差，且預判盟軍在戰車數量的優勢高達10比1。¹⁸ 從1944年4月到5月，西線外國陸軍處(Fremde Heere West)回報盟軍的師級部隊數量為75到90個師(雙面諜和官僚內部角力所造成的誤導性統計)。極端的判斷數字讓希特勒

相信，盟軍會先採取多點攻擊，接著才會發起主攻。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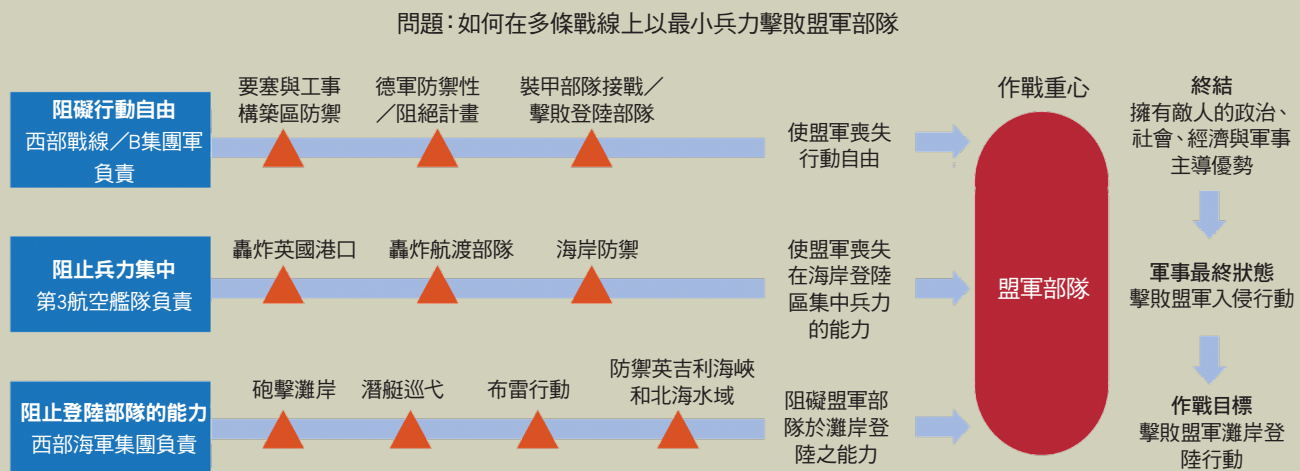
為了反制此一威脅，德國準備10個裝甲師和50個步兵師抵禦入侵行動。²⁰ 然編組這些單位的德軍指揮管制架構各自為政、錯綜複雜且彼此矛盾。²¹ 直屬希特勒的是「武裝部隊統帥部」(OKW)、「海軍總部」(OKM)、「空軍總部」(OKL)及「陸軍總部」(OKH)。西部戰線總司令受武裝部隊統帥部節制，而在書面上，其下轄B集團軍、G集團軍及西部裝甲集團。²²

隆美爾負責諾曼第防禦任務，統領第7軍團，第84軍為其前線防禦部隊。總體而言，第7軍團總共下轄14個步兵師、1個裝甲師和47門重型火炮。其中第716師——主要由老人、青少年、傷兵和佔領區的德裔人員所組成——負責防守英軍登陸的海灘。第352步兵和第726團防守奧瑪哈海灘。第352步兵師擁有1萬2,734名配備現代武器(如105公厘和150公厘火炮)的老練戰士。第709步兵師

負責防守猶他海灘和瑟堡港口。²³ 史佩勒所領導的德國空軍第3航空艦隊，直接聽命戈林的「空軍總部」。該部以「合作性」關係配合西部戰線作戰。²⁴ 用於海岸防衛的飛機受西部戰線管制。若是其他任務，西部戰線必須向第3航空艦隊提出申請，²⁵ 而第3航空艦隊則下轄第2、第9與第10航空軍、第2航空師、第2戰鬥機軍及第122偵察大隊。²⁶ 史佩勒在盟軍入侵時負責指揮319架作戰飛機。²⁷ 顯著可見，大多數德軍戰鬥機和預備飛機(約600架)都駐防德國境內執行國土防衛。²⁸

克蘭奇統轄的海軍西部集團直屬鄧尼茲的「海軍總部」。如同第3航空艦隊一樣，唯一參與海岸防衛的海軍部隊直接受西部戰線管制。海軍岸基砲兵在地面入侵行動開始前，仍然受海軍管制。²⁹ 海軍西部集團的所屬單位包含第5魚雷艇隊、第15巡邏艇隊、第5魚雷快艇(Schnellboot)(德軍稱S艇，盟軍稱E艇)隊、第9魚雷快艇隊等單位，總共擁有20到30艘魚雷快艇、6艇魚雷

圖2-德國作戰方式



艇、20艘掃雷艇、3到4艘驅逐艦，以及4到5艘潛艇部署於英吉利海峽。³⁰

針對德軍因應西線入侵所採取作戰方法的程序追蹤分析

希特勒與德軍指揮官擊退預判入侵行動的計畫可以區分為作戰設計的要素。

相關要素可用於評估個別德國領導人或德軍將領。作戰設計要素係取材自美軍聯戰準則JP5-0「聯合作戰計畫作為」，包含：

- 作戰重心——提供戰力、行動自由或行為意志的力量來源。
- 作戰主軸——用於達成特定目標之節點(決勝點)的行動(活動)。
- 決勝點——使指揮官能獲取優勢的地形要點、事件或因素。
- 作戰目標——達成最終狀態所須完成之軍事任務。
- 軍事最終狀態——國力軍事手段已毋須用於達成國家目標的狀態。
- 終結——在軍事行動結束時必須存在的條件。³¹

希特勒針對終結標準和軍事最終狀態所採取的行動。對於納粹德國而言，希特勒顯然負責制定終結標準並核定(即使沒有親自擬定)軍事最終狀態。在美軍聯戰準則中，依據聯戰準則JP5-0條文，美國總統負責制定每一個軍事行動的終結標準。³² 圈形驗證可接受的條件為，希特勒必須無法制定終結標準或核定軍事最終狀態。就德軍在西部戰線的作戰行動而言，終結標準是擁有對敵人在政治、社會、經濟及軍事上的主導優勢。

軍事最終狀態則為擊敗盟軍入侵行動。³³

希特勒認定，若能在灘岸擊敗盟軍，則盟軍就無法再發起另一次入侵行動。而希特勒便能專注力量擊敗蘇軍。³⁴ 因此，希特勒在1943年11月3日頒布的「元首第51號命令」(Führer Directive 51)明確闡明其戰略。該命令指示各級指揮官強化海岸守備與集結裝甲師。³⁵ 不僅如此，在1943年12月20日戰情會議中，希特勒表明，「本人已看完多數報告。無疑西線戰場的攻擊將在春季進行；這是無庸置疑的……假如他們在西線發動攻擊，則這次攻擊將決定戰爭結果」。³⁶

希特勒還採取多項其他步驟，促使戰爭運作體系朝這些目標前進。首先，希特勒集中掌握所有力量。³⁷ 在1943年3月23日，希特勒下達命令，要求各總部不得阻止下級部隊直接向其報告。³⁸ 例如，隆美爾就向希特勒要求，為了抵禦西線入侵行動，陸軍與勤務部隊必須受其指揮。希特勒否決了隆美爾的要求。³⁹ 第二，雖然有些說法不認同如此，但希特勒確實將部隊派到西部戰線。例如，1944年3月，希特勒下令裝甲教導師調離西線並重新部署至匈牙利。然而，這個師在5月時又重新回到法國。⁴⁰ 希特勒還下令輕型防空武器轉移至法國，即便如此會削弱德國本土的防空能力。⁴¹ 最重要的是，希特勒下令由東歐國家部隊所組成的兵力(例如，俄羅斯、拉脫維亞及立陶宛等國)移防至西線戰場。總體而言，1944年初已有72個營級單位被部署到法國。⁴² 第三，早在1944年4月初時，希特勒就已經認為盟軍會在諾曼第登陸。⁴³

希特勒預判盟軍會發動攻擊，且其相當專注於

西線入侵行動及如何加以阻止。事實上，希特勒的直覺在1944年6月5日下午得到印證，因為無線電截聽情報內容指出，入侵行動將在同年6月6日進行。⁴⁴ 因此，希特勒在「D日」已經履行其原定職責。

鄧尼茲針對軍事最終狀態、軍事目標、作戰重心、作戰主軸及決勝點所採取的行動。鄧尼茲當時負責協助擬定軍事最終狀態、確認敵軍作戰重心、準備作戰主軸及決定決勝點。⁴⁵ 除了原本宣示的軍事最終狀態，作戰目標是擊退盟軍登陸行動，而已有共識的盟軍野戰層級作戰重心即其參戰兵力，尤其是準備登陸上岸的部隊。⁴⁶ 作戰主軸包含建立大西洋長城及採取各項聯合作戰行動。最重要的決勝點就是入侵的登陸位置。假如鄧尼茲已執行這些指定事項，則圈形驗證結果便為否定。

到1944年春季時，德國海軍的戰力遭大幅削弱，但預判即將到來的跨海峽入侵行動，德國海軍總部派遣其最大且最致命的E艇（一種快速攻擊艇）S-38／100級，以及掃雷艇到西線，負責防衛海峽的入侵區域。⁴⁷ 除此之外，海軍總部計劃在入侵之時派出40艘潛水艇。⁴⁸ 由於憂心入侵行動，其至少在瑟堡和布隆尼(Boulogne)部署34艘E艇，以強化未來入侵區域的防衛力量。⁴⁹ 這項部署行動幾乎讓任何盟軍的登陸行動陷於「致命重創」。⁵⁰ 德國海軍還擁有雷達，在偵知盟軍進行跨海航渡時可引導德軍採取行動。⁵¹

如同希特勒一樣，鄧尼茲將重點放在阻止西線入侵行動。部署強大的海軍兵力於預判攻擊地區（此舉原本很可能擊退入侵行動），證明鄧尼茲已

履行軍事最終狀態、作戰目標、作戰重心、作戰主軸及決勝點等要求。

戈林針對軍事最終狀態、作戰目標、作戰重心、作戰主軸、決勝點及下令作戰所採取的行動。如同鄧尼茲一樣，戈林也負責協助擬定軍事最終狀態、確認敵軍野戰層級作戰重心、準備作戰行動主軸、並決定決勝點。⁵² 然而，戈林可以下令進行作戰行動。這項額外的責任雖然使其擁有更大的權利和權限，但也意味著戈林有更大機會因為未能執行其責任而通過圈形驗證。

戈林瞭解擊退入侵行動的迫切性，因此其計畫召回所有負責保衛本土的德軍戰鬥機，並將之派遣至入侵行動區域。在入侵行動開始時，戈林送出一項加密訊息：「威脅危險西線」。除此之外，戈林下令50%的單位保持戰備狀態，負責執行低空攻擊行動，以支持陸軍的各種防禦措施。⁵³

如同希特勒和鄧尼茲一樣，戈林將重點置於阻止西線入侵行動。用於擊退登陸行動的戰備命令及計畫，證明戈林履行其軍事最終狀態、作戰目標、作戰重心、作戰主軸及決勝點等需求。然而，戈林在預判入侵行動時，並未增派額外兵力赴西線戰場。此外，戈林保留作戰指揮權，並採信1944年6月5日的報告，認為入侵屬於佯攻。因此，戈林直到同年6月7日才下達「威脅危險西線戰場」的命令，因而無法履行部分應負之責。⁵⁴

凱特爾元帥針對軍事最終狀態、作戰目標、作戰重心、作戰主軸及決勝點所採取之行動。如同鄧尼茲和戈林一樣，凱特爾負責協助擬定軍事最終狀態、確認敵軍野戰層級作戰重心、準備作戰主軸及決定決勝點。⁵⁵ 凱特爾並不是一個受歡迎

的將領，但其確實得到希特勒的信任，負責擔任「希特勒下達命令、聽取報告及接受申訴與質疑的管道」。⁵⁶ 身為武裝部隊統帥部首腦，凱特爾並無任何指揮權，但卻有權下達各種命令、擬定作戰計畫及協調聯合作戰行動。⁵⁷ 此種欠缺指揮權限的情況，使得在接受圈形驗證時，甚難將特定失敗歸咎於凱特爾。

首先，針對作戰目標最終狀態方面，武裝部隊統帥部採取諸多步驟，希望擊退盟軍登陸。從1942年開始，武裝部隊統帥部(和西部戰線總司令)將具高優先性的港口列為「要塞」，而較低優先性的港口則列為「工事構築區域」。在這兩類港口之間是完整據點體系，由步兵保護的砲兵單位組成。⁵⁸ 接著，配合隆美爾，武裝部隊統帥部(及西部戰線總司令)建立灘岸防衛體系。德軍依靠「托特組織」(Organization Todt)(譯註：納粹德國的軍事土木工程組織)，建造水泥碉堡以形成多層次防禦帶，防禦帶由布滿地雷的「比利時門柵」(Belgian Gates)、反登陸樁、反坦克拒馬(Czech hedgehogs)及2,000組安裝地雷的木樁所組成。⁵⁹ 就野戰防禦而言，德軍部署大面積區域，使該區域無法穿越。⁶⁰ 就戰術防禦及阻止盟軍使用道路網方面，接近海岸的道路都使用障礙、地雷及槍砲工事予以封鎖。⁶¹

第二，有關盟軍野戰層級作戰重心方面，1944年1月28日，武裝部隊統帥部向希特勒報告，盟軍擁有488艘戰鬥車輛登陸艦，足以及在每一登陸波次載運25個師。⁶² 盟軍部署兵力的致命弱點是部隊，從英國到諾曼第灘頭的航渡過程完全無法發揮戰力。

第三，武裝部隊統帥部擬定各項計畫，當成作戰主軸的基礎。在計畫作為階段，其下令若盟軍在法國南部或不列塔尼半島發起攻擊，德軍轟炸機在天候許可下對英國各港口進行轟炸，戰鬥機則隨時待命對登陸部隊發動空襲。⁶³ 德軍地面部隊必須不計代價守住各要塞，而其餘部隊則退守巴黎塞納河上半部向西南延伸至瑞士的防線。假如盟軍在諾曼第或沿英吉利海峽沿岸發動攻擊，則運用各種防禦戰術將入侵者逼回大海。若無法奏功，敗退部隊則轉進至塞納河後方。⁶⁴

第四，有關決勝點方面，武裝部隊統帥部於1943年判斷，從比利時南部延伸到法國盧昂(Rouen)的第15軍團防衛區，將是預判入侵行動的決勝點。⁶⁵

最後，武裝部隊統帥部擔任各種爭端的仲裁者，並在必要時運用其權限。⁶⁶ 例如，德軍認為裝甲部隊是擊退盟軍入侵部隊的關鍵戰力，但倫德斯特與隆美爾兩人對此卻有不同意見。倫德斯特明確表示，入侵行動必須在「D日」加以阻止，而非「D+1日」。倫氏質疑其是否有足夠資源擊退入侵行動；因此，其認為應將預備隊配置於海軍艦砲射程以外且免於遭受空中轟炸將是關鍵。這些預備隊後續在投入擊滅登陸灘頭的盟軍。⁶⁷ 相對地，隆美爾則與武裝部隊統帥部立場一致，認為包含機動砲兵和裝甲師戰車等部隊，相關部署應該儘可能接近海岸。隆美爾甚至還幾乎每天要求西部戰線總司令進行戰術調整。⁶⁸ 兩大將領都向武裝部隊統帥部提出要求，而武裝部隊統帥部則基本上將裝甲師平均分給兩位將領。隆美爾負責管制三個師，而其餘部隊則交由直接

受倫德斯特節制的西部裝甲集團司令史威彭堡(Leo Geyr von Schweppenburg)。⁶⁹

在第二個例證中，武裝部隊統帥部決定抽調部分東線部隊單位，將其編入德軍各團級單位，而非將這些單位獨立部署。德軍為協調這些部隊，設置了一個「西戰線總司令所屬志願單位司令」(Commander of the Volunteer Units under the Commander-in-Chief West)，又進一步增加此種體制混亂現象。⁷⁰ 而第三個例證，於1944年4月1日，B集團軍參謀長史派德(Hans Speidel)上將要求一項作戰指示，而希特勒與武裝部隊統帥部參謀長約德爾(Alfred Jodl)上將拒絕其要求，理由是西部戰線總司令及B集團軍都負責擊退登陸盟軍的任務。⁷¹

凱特爾一如其同儕及其擔任希特勒實際上的個人機要幕僚長角色，專注於阻止西線入侵行動。如何擊退入侵行動的計畫，諸如轟炸英國各港口、防守要塞及不計代價擊退登陸入侵行動，履行了軍事最終狀態、作戰目標、作戰重心、作戰主軸及決勝點等需求，豁免了凱特爾的

責任。

倫德斯特針對作戰主軸採取之行動。美軍準則JP5-0律定，各級指揮官負責執行各項行動，諸如依計畫運用作戰主軸，以達成作戰目標與軍事最終狀態。⁷² 因此，倫德斯特原本應該負責執行其所負之作戰主軸，亦即阻礙聯軍行動自由。如同凱特爾，倫德斯特也受限於實際指揮的部隊數量，此種情況降低了排除其於圈形驗證外的門檻。

倫德斯特最初陷於混淆的情況。其認為盟軍將在加萊(Pas de Calais)地區發動攻擊。⁷³ 除此之外，倫德斯特與隆美爾發生政治意見不合。由於擔心隆美爾的權力太大，倫德斯特設法分割和縮減隆美爾的責任區，並在1944年4月獲得武裝部隊統帥部同意成立G集團軍，下轄第1與第19軍團，以法國南部為該部隊責任區。倫德斯特並任命可靠的親信布雷斯考維茲(Johannes Blaskowitz)擔任司令。⁷⁴

然而，倫德斯特想要執行其作戰主軸。於1944年6月6日凌晨2點30分，下令擔任預備隊

的親衛隊第12裝甲師(12th SS Panzer Division)與裝甲教導師(Panzer Lehr Division)投入作戰，並由隆美爾指揮。武裝部隊統帥部在清晨6點30分左右駁回命令，在雲層仍然遮蔽其運動時要求兩個師停止前進。⁷⁵

倫德斯特採取行動並試圖執行其作戰主軸。倫氏與隆美爾的政治爭鬥，尤其有關裝甲師運用方式的爭執，並未對作戰主軸或決勝點造成負面影響。倫德斯特毋須承擔任何責任，是因為其計畫已奉武裝部隊統帥部核准，且符合阻止聯軍登陸並建立灘頭堡的作法。

克蘭奇有關作戰主軸所採取的行動。克蘭奇身為作戰指揮官，原本應該執行所負責之作戰主軸，亦即阻礙聯軍登陸之能力。這是一個有重點的作戰主軸，且克蘭奇應該採取特定行動。兩個因素併計，增加了圈形驗證被接受的機率。

克蘭奇在「D日」前幾天因為天候因素而未執行偵巡任務。不僅如此，他更限制了港口的布雷行動。⁷⁶ 克蘭奇並不相信盟軍會設法登陸，且希望讓所屬部隊稍事休整，因此在「D日」

前一晚下令將戰備等級由二級降為三級。⁷⁷ 此外，德國海軍運用搜索雷達，於1944年6月6日清晨就已發現水面艦蹤跡，但卻在數小時後才發出入侵警報。⁷⁸

德軍在清晨4點30分確實從瑟堡派出第5及第9快艇隊的15艘魚艇快艇，但因為缺乏任何有關入侵艦隊的情資，結果這些魚雷快艇向北搜索，而入侵艦隊實際上卻在南方與東方。由於魚雷快艇太晚出發，因此這些原本是利用夜暗隱匿行動的魚雷快艇，其反制入侵艦隊的效果令人質疑。⁷⁹ 然而，這15艘魚雷快艇若能獲得雷達情資且利用夜暗啟航，則很有可能對入侵艦隊造成類似1944年4月萊姆灣(Lyme Bay)事件的災難。⁸⁰

克蘭奇未能執行阻礙盟軍在灘頭登陸的作戰主軸。這個失敗係因毫無作為。雖然雷達無法發揮作用，但克氏對快艇隊下達停戰命令。因此，克蘭奇沒有依據原計畫的作戰方式履行其責任。

史佩勒針對作戰主軸所採取的行動。如同克蘭奇一樣，史佩勒也負責執行特定作戰主軸。為使圈形驗證被接受，史佩勒

必須是在未採取行動阻止盟軍於西歐集中兵力的條件下。在此作戰主軸中，史佩勒負責所有防衛灘頭的空中活動，包含偵察、依情報採取行動，以及轟炸航渡的艦隊與兵力。⁸¹

如同克蘭奇一樣，史佩勒因為天候因素下令部隊停飛。⁸² 在「D日」時，史佩勒掌握有限的80架戰鬥機(總數319架)，但其並未採取主動作為並運用這些兵力。⁸³ 三架德軍轟炸機奉命轟炸盟軍航渡部隊，但這項命令在早上9點被莫名其妙地否決了。⁸⁴ 直到早上9點30分才下令對黃金(Gold)、天后(Juno)和寶劍(Sword)海灘進行空中掃射，根本來不及阻止盟軍航渡部隊。⁸⁵

如同克蘭奇，史佩勒未能執行阻止盟軍在灘頭登陸的作戰主軸。這項失敗也同樣出自毫無作為。史佩勒對飛機下達停飛令，且未能在最初發現入侵徵候時即派遣兵力。因此，其未能依據作戰方式履行其責任。

隆美爾對作戰主軸所採取的行動。如同克蘭奇與史佩勒，身為作戰指揮官的隆美爾，原本應該負責執行特定作戰主軸。

隆美爾運用其所屬步兵與裝甲師，在阻礙盟軍行動自由的作戰中擔任主力部隊。假如隆美爾未能執行該項作為，圈形驗證就會被接受。

隆美爾負責諾曼第的全般防禦任務，但指揮架構本身並未能促成一致性作為。隆美爾執行其作戰主軸的能力受到限制，因為其無法自行採取行動。這種情況直到入侵行動前都是隆美爾憂心的問題。⁸⁶ 如同倫德斯特，隆美爾也認為盟軍會從加萊地區發動攻擊。⁸⁷ 其在1944年6月6日回去探視妻子，因此有14個小時無法在戰地下達命令。⁸⁸ 第21裝甲師是少數接受隆美爾直接指揮的兵力。但該師師長福希廷格(Edgar Feuchtinger)在入侵行動開始後10小時，都沒有接到命令。而在隆美爾指揮部隊後，下令福希廷格發起攻擊，但顯然收到倫德斯特相互矛盾命令的福氏，卻未發起攻擊行動。⁸⁹

隆美爾曾採取行動且試圖執行其作戰主軸。其與倫德斯特的政治爭執，尤其是如何運用裝甲師的立場，並未對作戰主軸或決勝點產生負面影響。不



1944年6月6日，一群官兵在法國聖梅爾埃格利斯鎮的小餐館外休息。

(Sourc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tional Museum of the USN)

僅如此，隆美爾已盡其可能採取行動；福希廷格未採取行動，不該究責於隆美爾。

結語

從聯合作戰計畫作為程序的角度檢視，德國擊退盟軍西線入侵行動的戰略和計畫，證明了一般外界的主張——應歸咎於希特勒、隆美爾或惡

運——無法通過圈形驗證分析的檢驗。圈形驗證的結果顯示未能瓦解「D日」入侵行動而應負責的個人。具體而論，克蘭奇和史佩勒沒有執行其作戰主軸。戈林也沒有盡到全部應盡責任。不同於凱特爾，戈林對於部隊有控制權，但卻沒有下達指示——甚至不若凱特爾的個案，就連錯誤的指示都沒有。

德軍指揮鏈亂無章法且相互矛盾，而各級指揮官在入侵行動開始之際，似乎仍不願採取主動或以批判的角度思考。即便希特勒下令所屬人員可以直接向其報告，但所有無能與錯誤的決策仍然發生。全般瞭解此種混亂和矛盾現象，以及此現象對德軍「D日」作戰行動的影響，有助於解讀德軍失敗的原因，包含為何克蘭奇與史佩勒會毫無作為的原因。研究通常都是以希特勒與德軍統

帥部為重點，但克蘭奇與史佩勒於1944年6月6日的真正作為，可能是值得更深入檢視的第二個領域。假如克蘭奇與史佩勒沒有取消偵察行動、瑟堡的魚雷快艇向南與東方搜索、以及德軍若大膽地採取攻擊(例如，1944年4月的萊姆灣奇襲行動)，將可能發生何種情況，則是可以研究的第三個領域。

本文章在於解答何人造成「D日」失敗的問題。

註釋

1. Robert Kershaw, *Landing on the Edge of Eternity: Twenty-Four Hours at Omaha Beach* (New York: Pegasus Books, 2018), xxv–xxvi; Mary Kathryn Barbier, *D-Day Deception: Operation Fortitude and the Normandy Invasion* (Westport, CT: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195. 顯著的是，Kershaw指出德軍在「D日」時仍在諾曼第戰區擁有強大武力。尤其，德軍是以14個步兵師、一個裝甲師及47門重型火炮，以對抗六個兩棲作戰師和三個空降師的入侵部隊。總體而言，德軍總共從法國境內調動58到60個師以反擊37個師的入侵部隊。請參見Kershaw, *Landing on the Edge of Eternity*, 34, 67.
2. Stephen E. Ambrose, *D-Day: June 6, 1944: The Climactic Battl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481–482; Barbier, *D-Day Deception*, 165–167.
3. David C.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The German Army at D-Day* (New York: Skyhorse Publishing, 2016), 47–50.
4. 要說明的是，納粹德軍並非以現代美軍作戰方法準則的方式進行思考。儘管如此，作為教學和學習輔助手段，專業軍事教育教學整理歷史戰役，諸如「火炬行動」成為教育內容的作戰方法參考資料。
5. *DOD Dictionary of Military and Associated Terms*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June 2020), 159, available at <www.jcs.mil/Portals/36/Documents/Doctrine/pubs/dictionary.pdf>.
6. 作戰設計包含13個環節，但並非每個環節都必須使用。請參見Joint Publication (JP) 5-0, *Joint Planning*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June 16, 2017), IV-19, available at <www.jcs.mil/Portals/36/Documents/Doctrine/pubs/jp5_0_20171606.pdf>.
7. David Collier, “Understanding Process Tracing,”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44, no. 4 (2011), 823–830.
8. *Ibid.*, 826–827. 圖形驗證是一種定性、連續性地事件分析。在其範圍內，必須考量仍然依計畫行事，但針對戰場狀況採取獨特或創意性戰術反應的指揮官。
9. 請參見JP 5-0, *Joint Planning*, IV-16.
10. Geoffrey P.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0), 67.
11. *Ibid.*, 189–193.
12. *Ibid.*, 198.
13. *Ibid.*, 206–207. 德軍武裝部隊統帥部，雖然內部不斷的官僚體系內鬥阻礙軍事行動，卻仍發布德國「將贏得」戰爭的樂觀預期。
14. 德國海軍判斷諾曼第海岸的礁石地形，不太可能成為入侵目標。因此，該地並未設置防禦性障礙。隆美爾在1943年冬天上任後，立即下令構築各種防禦性障礙。請參見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40; Bodo Zimmermann et al., *OB West (Atlantic Wall to Siegfried Line), A Study in Command: MS #B-308 GENLT Zimmermann, MS #B-672 GENMAJ von Buttlar, MS #B-718 GENLT Speidel, MS #B-633 GENFLDM von Rundstedt, MS #B-344 GEN INF Blumentritt* (Washington, DC: European Command Historical Division, 1945), 21.
15. Kershaw, *Landing on the Edge of Eternity*, 4; Isby,

雖然一般論述都認為德軍因處劣勢而戰敗，但本文卻發現德軍確實曾採取擊退盟軍入侵的重要措施。這項研究也顯示，中階領導幹部的內鬥和權力衝突交互作用，是瞭解戰略計畫執行的關鍵環節。各級指揮官並非在完全獨立的環境中運作，如同本個案所見，中級領導幹部未能依照指示和計畫執行任務。德軍在盟軍入侵前的各項作為淪為徒然。此種情況不僅呼應老毛奇的名言，同時也呼

應艾森豪元帥發人深省的名言：「計畫沒有任何用處，但計畫作為過程卻是無可或缺。」⁹⁰

作者簡介

Bradley Podliska 博士現任美空軍指參學院軍事暨安全研究助理教授；Karin Hecox 少校現任聯參幕僚；Oliver Sagun 現任駐日美空軍幕僚。

Reprint from *Joint Force Quarterly* with permission.

- Fighting the Invasion*, 82.
16. B.H. Liddell Hart, *The German Generals Talk*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 1948), 242.
17. 然而，在「D日」前三週，盟軍開始展開轟炸行動，摧毀諾曼第150哩範圍內75%的鐵路系統。諾曼第實際上已陷於孤立。請參見Barbier, *D-Day Deception*, 178.
18.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78, 82.
19. 德軍武裝部隊統帥部管制多個軍事情報機關，包含「外國與反情報辦公室」(Amt Ausland/Abwehr)等。卡納利斯(Wilhelm Canaris)為該辦公室首腦。卡氏並不相信德國擁有打贏戰爭的兵力，而「外國與反情報辦公室」卻依據雙面諜的消息，回報不可靠的情資。卡納利斯只關心如何不斷提供凱特爾情資，因而被認定是一個拙劣的主管。希特勒後來對卡納利斯失去信任並在1944年初解散該辦公室。請參見Barbier, *D-Day Deception*, 158-160;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105, 175; Walter Warlimont, *Inside Hitler's Headquarters: 1939-45* (New York: F.A. Praeger, 1964), 409.
20.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64.
21. Ibid., 19-20.
22. 隆美爾和B集團軍只有在書面上隸屬於西部戰線總司令。隆氏本人一直都是直接向希特勒要求同意作戰決策。請參見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20, 48.
23. Kershaw, *Landing on the Edge of Eternity*, 3-9.
24. Zimmermann et al., *OB West*, 9.
25. Ibid.
26. Richard Townshend Bickers, *Air War Normandy* (London: L. Coopers, 1994), 88.
27. Richard Brett-Smith, *Hitler's Generals* (San Rafael, CA: Presidio Press, 1976), 125.
28. Bickers, *Air War Normandy*, 89.
29. Zimmermann et al., *OB West*, 9;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19.
30.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86; James F. Tent, *E-Boat Alert: Defending the Normandy Invasion Fleet*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6), 112.
31. 請參見JP 5-0, *Joint Planning*, IV-19-IV-40.就不同的作戰重心說法，德軍使用「主力重點」(Schwerpunkt)一詞。
32. Ibid., IV-19.
33. Helmut Heiber and David M. Glantz, *Hitler and His Generals: Military Conferences 1942-1945: The First Complete Stenographic Record of the Military Situation Conferences, from Stalingrad to Berlin* (London: Greenhill, 2002), 311, 314, 918;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71;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207.
34. Heiber and Glantz, *Hitler and His Generals*, 314;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92.
35. Friedrich Ruge, *Rommel in Normandy: Reminiscences* (San Rafael, CA: Presidio Press, 1979), 4.
36. 希特勒很可能看過有關德黑蘭和開羅會議的相關報告，兩次會議決定了「大君主行動」的計畫。請參見Heiber and Glantz, *Hitler and His Generals*, 311, 314, 918.
37.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63.
38. Ibid., 203.
39.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42. 這個事件的結果，造成

各級指揮官因為害怕背叛和失敗的嚴重後果，開始低估自己並高估敵人。請參見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204.

40. Heiber and Glantz, *Hitler and His Generals*, 959.
41. Ibid., 963;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88.
42. 這些部隊據稱在「D日」作戰非常英勇。請參見Heiber and Glantz, *Hitler and His Generals*, 438, 970.
43. Ibid., 965; Liddell Hart, *The German Generals Talk*, 236–237.
44.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91.
45. JP 5-0, *Joint Planning*, IV-19–IV-40.
46. Zimmermann et al., *OB West*, 41.
47.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69; Tent, *E-Boat Alert*, 51.
48. 在入侵行動後，僅有10到15艘德軍潛艇駛出港口。請參見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40.
49. Tent, *E-Boat Alert*, 58.
50. Ibid.
51.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69.
52. JP 5-0, *Joint Planning*, IV-19–IV-40.
53. Bickers, *Air War Normandy*, 87.
54. Ibid., 88–89.
55. JP 5-0, *Joint Planning*, IV-19–IV-40.
56. Brett-Smith, *Hitler's Generals*, 189.
57. Megargee, *Inside Hitler's High Command*, 65, 78, 195–196, 198.
58. Zimmermann et al., *OB West*, 22–23.
59. Kershaw, *Landing on the Edge of Eternity*, 128–129.
60. Zimmermann et al., *OB West*, 53.
61. Kershaw, *Landing on the Edge of Eternity*, 5.
62. 事實上，盟軍只能登陸該兵力數量的三分之一；德軍受「堅忍行動」(Operation Fortitude)的欺敵作為所誤導，而相信盟軍登陸地點在加萊。請參見Heiber and Glantz, *Hitler and His Generals*, 953, 965.
63.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83–84. 聯盟空中攻勢行動集中轟炸潛艇建造船塢、運輸系統、製造工廠、煉油廠及其他戰爭軍需工業。因此，德國空軍戰鬥機的行動轉為保護本土安全。請參見Albert Norman, *Operation Overlord: The Allied Invasion of Western Europe* (Harrisburg, PA: Military Service Publishing, 1952), 141.
64.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65.
65. Zimmermann et al., *OB West*, 33, 36.

66. 凱特爾所做的一系列決定，最多只能證明其缺乏能力。武裝部隊統帥部並未改變從1939-1941年的決策模式，認定部隊運動毫不受阻，完全不管下級指揮官回報盟軍已掌握空優。請參見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35. On June 6, 1944，武裝部隊統帥部駁回將7個師從第15軍團調動到諾曼第。See Zimmermann et al., *OB West*, 85–87.
67. Ibid., 34–35, 50–51.
68. 德國武裝部隊統帥部從頭到尾都支持隆美爾的要求。請參見Zimmermann et al., *OB West*, 49–50;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66. 倫德斯特對在鄉間區域部署大量兵力也與隆美爾意見相左，倫氏認為會造成當地百姓生活困難。就此一議題，德軍武裝部隊統帥部介入支持隆美爾。請參見Zimmermann et al., *OB West*, 53.
69. Brett-Smith, *Hitler's Generals*, 34.
70. Heiber and Glantz, *Hitler and His Generals*, 970.
71.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37.
72. JP 5-0, *Joint Planning*, IV-28.
73. 諾曼第被列為第三最可能入侵目標，僅次於第15軍團的英吉利海峽防區和塞納河口防區。請參見Zimmermann et al., *OB West*, 37;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26, 63.
74. Zimmermann et al., *OB West*, 57–58.
75. Ibid., 72, 75;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29.
76. Kershaw, *Landing on the Edge of Eternity*, 42, 74–75.
77. Tent, *E-Boat Alert*, 108.
78. Ibid., 109.
79. Ibid., 113.
80. 在萊姆灣事件中，9艘德軍魚雷快艇摧毀2艘戰車登陸艦並造成789名官兵喪生。請參見ibid., 9–22.
81.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83–84.
82. Kershaw, *Landing on the Edge of Eternity*, 42, 74–75.
83. Bickers, *Air War Normandy*, 89. 在「D日」時，盟軍空中戰力比為25比1。請參見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28.
84. Kershaw, *Landing on the Edge of Eternity*, 219.
85. Ibid., 259.
86. Ruge, *Rommel in Normandy*, x, 109, 119, 123, 124.
87. Isby, *Fighting the Invasion*, 26, 63.
88. Brett-Smith, *Hitler's Generals*, 268.
89. Ibid., 269.
90. Richard Nixon, *Six Cris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2), 235.